

寒夜憶師

楊永漢

(信報，2015年3月14日)

暮冬，邀請了幾位前輩學者，到尖沙咀舊式酒樓聚會。寒風凜冽，混著鼎沸人聲、車聲，求學時與老師共聚的情況，彷彿在日。

其中兩位前輩，四十多年不見了，今番重遇，相信「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」。往事與趣事，就是求學時期與老師的關係。提到聚首曾克崙老師家中，老師善調北方菜，當日竟有六款有湯水的小菜。味美，但每人都「一肚水」，一陣回憶歡笑，都陶醉在求學時期的情懷。理想，就是我們的年代。

七、八十年代的老師，因抗戰與政治關係，有點無可奈何的避地香江。對國家的熱情，對傳統文化的繼承，都成了他們的使命。新舊文化交接，中西傳統磨合的時期，他們陷於積弱與振興的旋渦中，要為中華民族尋出路，也要將文化傳統延續下去。每位老師，都是一個故事，都有自己的心事。

八十年代初，我跟隨全漢昇老師研習經濟史，親炙老師關懷學生的熱腸。全老師的課是開在星期六早上，選修人數約十多人，用國語授課，討論時則用粵語。全老師常與我們討論問題，對每條問題，老師都眉頭緊蹙，小心解答，大部分時間不苟言笑，戰戰兢兢。

定了碩士題目後，老師囑我多向學術前輩請益。我先後多次造訪梁天錫先生及林天蔚先生等，都得到幾位學者的教誨。記得論文內容有一章是關於田賦，老師看過後，眉頭皺起來說：「這些資料是不是從其他著作輯成？」我點頭承認，老師說：「那這一章不必寫在論文內，在緒論簡介可以了。」我的心就沉了一沉。老師還叮囑說，引用他人的資料或研究成果，絕不能掠美。這使我以後寫文，下筆較為謹慎。

我申請就讀博士班時，老師就希望我放棄晚上的兼職，否則寫不出一篇好論文。有次詢問我日常開支數目，還說如果可以，他提供我日常的使費，要我專心寫論文。每次憶及這份情誼，我都心頭一震，無以報答。老師亦曾說過，他在北京求學時，得到多位老師的支援及資助，每念於此，他都眼淚盈睫。老師，我必然將這愛護學生的心延續下去。

寫博士論文期間，我兩次到中研院看書。第一次到達，竟然是廖伯源教授替我訂房，還說全老師早已通知他要照應我。閒話幾句，卻使我感動不已，從沒想過全老師會為我的事操心。還記得一次，王業鍵院士到香港時，全老師致電要我一定要向王先生請益，我立刻放下手頭工作，到尖沙咀見王老師。

博士畢業，又鼓勵我到美國作博士後研究，還千叮萬囑，要尊重前輩學者，多向他們請益。凡此種種，能見於現代上庠教育者，絕對不多。特別在寒夜，更能感到師恩的溫暖。